

名编辑随笔丛书

刘杲主编

夏日牵挂

肖建国随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夏日牵挂:肖建国随笔/肖建国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7.11

(名编辑随笔丛书/刘杲主编)

ISBN 7-5080-1424-3

I. 夏… II. 肖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随笔-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5703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医科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11.75 印张 253 千字 2 插页
199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18.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总 序

刘 杲

华夏出版社出版一套编辑的文集——《名编辑随笔丛书》，作为出版界的同行我很愿意为之写几句话。

编辑是编书的。编书要懂得编辑业务。这还不够。书的内容涉及各个方面，几乎无所不包。因此编辑还要懂得书的内容。除编辑业务之外，还要懂得一门或几门其他的学科。例如，编文学图书的编辑要懂得文学，编经济学图书的编辑要懂得经济学，如此等等。否则，编辑无法与作者交流，也无法选择、判断和加工书稿。有人以为，当作者难，当编辑容易。这实在是误解。没有作者，不会有好的书稿，这是事实。没有编辑，有了好的书稿也不会成为好的图书，这也是事实。从书稿到图书，编辑要进行艰苦细致的劳动，拾遗补阙，条理规范，字斟句酌，精益求精，极力追求内容的完善和形式的完美。所以编辑的劳动也是创造性的劳动。编辑的贡献是以懂得编辑业务又懂得其他学科为基础的。有些编辑远远不只是“懂得”，他们达到了既精通编辑业务又精通其他学科的高度。他们之中有些人本来是专家、学者、作家，逐渐熟悉了编辑业务；有些人本职是编辑，逐渐成为其他学科的专家、学者，或者作家；还有些人博学多才，属于难得的“杂家”。总之，他们既是编辑，又是专家、学

者、作家；不仅能编书，也能写文章、写书，两边都是高手。他们既当编辑，又当作者，一身二任，相得益彰。

大家都知道，提高图书的质量先要提高编辑的素质。为了提高编辑的素质，我提过“编辑学者化”的建议。编辑不一定都必须是专家学者。但是，向着学者的目标努力，不断增长学问，总会只有好处。一般说来，编辑学问的高低同他联系作者的层次的高低成正比，同他经手组织、加工书稿的成就的高低也成正比。我是这样想的。不料一位出版社的负责同志对我的建议提出异议。他说，现在有些编辑很不安心本职工作，社里的编辑工作不好好做，却埋头搞个人的研究和创作，一心想当专家学者。都这样搞，出版社怎么办？你能不能把提倡“编辑学者化”改为提倡“学者型编辑”？他的话不无道理。不过我以为，解决他的困难主要的不在于这个提法的修改，而在于编辑职业道德的树立和敬业精神的发扬，还离不开有效的管理。

正是因为有前面说到的情况，所以我对《名编辑随笔丛书》的出版有着不同于其他读者的更大的喜悦。首先得肯定这套丛书本身的成就，它是我们的文化的百花园中又一丛绚丽多姿的鲜花。它带着芬芳，带着露珠，生气勃勃，招人喜爱。除此之外，对我来说，更大的喜悦还来自它所提供的例证。《名编辑随笔丛书》的出版再一次证明，我们确实有一批忠于职守而又才华出众的编辑。他们既是编辑，又是专家、学者、作家。他们既善于编书，又长于研究和创作。他们既勤勤恳恳做好编辑工作，又不断捧出自己在学术文化上研究和创作的成果。在出版界，这样的同志岂止他们六位，在老年、中年、青年中间都有不少。这样的同志越多，出版界就越有力量，越有希望。

人们常用“为人作嫁”比喻编辑工作。从做编辑的人甘于奉献这一点来说比喻是恰当的。多少年来，无数的编辑以消磨

自己的青春、自己的一生为代价，用一件又一件花团锦簇的嫁衣装扮了一位又一位新娘。好比蜡烛，点燃自己，照亮别人，这是一种多么崇高的奉献精神。不过这比喻细想起来又多少感到有一点点哀怨。秦韬玉的《贫女》：“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这千古名句本来就带有浓重的哀怨。可是我从著名编辑家叶至善同志口中听到过另一种昂扬的声音。在中国编辑学会的成立大会上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都讲过这样的意思：他不大赞成说编辑工作是“为人作嫁”。他说他就是喜欢做编辑工作。原因有两个，一是能满足“求知欲”，二是能满足“创造欲”。我觉得，《名编辑随笔丛书》的作者们和叶至善同志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如今“明星”们出书热闹异常。为“明星”和非“明星”的出书而辛辛苦苦作“嫁衣”的“贫女”，自己是不是也可以出书呢？我看应该当仁不让。“天生丽质”而又“养在深闺”的“贫女”，一旦嫁衣穿在身上，其飘逸潇洒、光彩照人恐怕不会在“明星”之下。

1997年10月21日深夜于北京方庄

序

叶蔚林

“文如其人”大概算得上一条规律。作家写东西，说到底无非写作家自己；作品是作家生命的文化外延。无论虚构的小说或直抒胸臆的散文，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作家的人生经历，作家的品质、性格、观念、感情、学识和修养等等方面。区别仅仅在于：有些作家行文多曲折，善玩花样，草蛇灰线，蓄意隐蔽自己。这就需读者细心加以体察，才能发现其真实面目。

可以说，肖建国完全是一个“文如其人”的作家。我喜欢这种作家，喜欢这样的人。读他的作品不累，与他交朋友也不累。

我年龄比建国大得多，所以不避“摆老”之嫌。我的确亲见建国是如何一步步成长的。二十几年过去，建国从一个农村少年，一个普通工人，成为双料大学生（湘潭大学、北京大学），成为作家、编辑，当过副县长，现在是一家大型出版社的社长。然而，在我的视线中，尽管建国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了，但从外观到内心却依然故我。比如说，如今身居十里洋场的广州城，他仍然二十年一贯制，剃个平头，夏天一件T恤，冬天一件茄克。与其说这是出于习惯，毋宁说是出于一种内在品格。那便是朴素、谦和、踏实、勤勉，对家庭、对朋友、对工作和社会具有强烈的责任感。谈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一件事。记得大约是1993年初，建国还在

长沙工作时，给我写过一封“诉苦”信。信中谈及他刚出了一趟苦差：为了给单位职工住宅全部装上电话，他想方设法从广州方面借得20万元现款。为了把这笔款迅速、安全地带回长沙。他用挂包兜住钞票，抱在怀里，驱车800公里，日夜兼程往回赶。道路崎岖，天寒地冻，北风如割。途中他不敢停车打尖吃饭，不敢稍稍合眼打个盹……也许作为一个单位领导，这种做法未免有点笨拙，有点掉份。然而建国就这样做了。遥想当年，朋友聚会时，跑腿买啤酒大半都是建国干的。水有源、树有根，建国是永远的肖建国。

我熟悉建国的为人，也熟悉他的创作。

建国是以其真实的人生走进文学创作领域的。他创作发表过三百万字的小说，无论长、中、短篇无一不印证着他的生活足迹，无一不出自他的实际观察和感受。他的作品没有大喜大悲、大起大落，没有虚夸浮饰，没有故作高深，就像他本人一样朴素、醇厚，原汁原味；传达出他对自然、对社会、对生命和人性的态度、感情。记得在湖南时，我曾谈过建国创作的缺点是写得太老实，太本色，缺少飞翔的想象，缺少艺术氛围。然而，现在我不这样认为了。时至今日，远离现实，甚至远离自我，天花乱坠，白日梦语，以虚假冒充想象，以呻吟混淆真情，以噱头替代机智的所谓文学作品是越来越多了。正如假货充斥市场，令人生厌、愤然。因此，回头看，建国那些实实在在来自生活，来自他的血脉，不以想象掩盖其苍白的作品，显得多么亲切，多么沉稳有力，多么弥足珍贵啊。近几年，建国由于担任行政工作，受到时间限制，从小说转向散文写作。这本集子便是成果之一。读着这些散文越发使我认识到建国创作的长处。看来散文写作似乎对建国更为相宜，更能让他无遮拦地袒露自我，真实地叙说自己的经历、欢乐和烦恼、得意和失意，以及对社会、人生的思考。从而更自然地达

到“人如其人”或说“人如其文”的和谐境界。

在我的印象中,建国对自己的创作,似乎总是缺乏自信。对此,我的理解是一方面出乎他谦和的天性,另一方面则出于追求和不满足。记得建国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大意是作家有两类型,一种是炊事员,一种是酿酒师。前者只会把米煮成饭,后者却能把米酿成酒。建国认为自己尚属于前者,感到遗憾,愿望成为后者。然而,遗憾是不必要的。炊事员也罢,酿酒师也罢,不过作业方式不同而已。事实上米有各色,要把饭煮好,软硬适度并不容易,特别是大锅饭。酿酒师呢,倘若酿出酸酒,不但毫无价值,且贻害于人。再则,人人必须天天吃饭,喝酒则未必。时下,我们实在太需要更多像建国那样善于“做饭”,做出“好饭”,供人吃饱肚子的作家了。

话扯远了,就此打住。

我和建国不在一起工作已经整整十年。如今隔海相望,难得聚首。于是,思念倍觉友情浓。我对建国唯一的希望是,无论如何不要耽于事务而荒疏了笔墨。今后让我更多读他那朴素、真实的“文如其人”的作品。

叶蔚林

1997年立秋于海口

目 录

序..... 叶蔚林(1)

第 一 辑

- 善待人生..... (3)
 踏着铁轨回家去..... (7)
 一种消闲..... (10)
 享受孤独..... (13)
 无力的文学..... (19)
 在湖南文艺出版社的就职演说..... (22)
 无 奈..... (27)
 编辑的喜悦..... (29)

第 二 辑

- 夏日牵挂..... (33)
 少年初知书滋味..... (53)
 一种怀念..... (58)
 鱼 汤..... (60)
 强仔故事..... (63)
 艰难的起步..... (69)
 找书读的日子..... (72)

当了一回工宣队	(75)
把生命的弹簧压到最低处	(82)
县长札记	(88)
做生活的参与者	(92)
香港的运动场	(97)
篮球半生缘	(102)

第 三 辑

这才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115)
奇特多样的求子习俗	(121)
生养大事	(124)
命大的孩子	(130)
多情湘女	(135)
割草的妹子	(139)
开亲的形式	(141)
唱个歌来打点心	(147)
过年——赶年	(152)
上刀梯	(155)
看狮龙	(158)
公祠堂	(163)
坟山上下的秘闻	(167)
新 屋	(173)
永兴豆腐	(178)
鞭炮的回忆	(181)
打鱼时节	(184)
湘南的人	(189)

第四辑

在北大作家班·····	(197)
作家球队·····	(201)
北大恋爱景观·····	(204)
北大生意经·····	(208)
编外学生·····	(212)
自行车意识流·····	(216)
逛书店·····	(219)
听课记趣·····	(222)
作家班的烟民们·····	(226)
念书·····	(230)
考试·····	(233)
雏燕·····	(237)
乡 谊·····	(241)
青春期躁动·····	(244)
北大的招贴栏·····	(248)
夜夜酒宴·····	(252)
遥远的祝福·····	(256)
毕业的日子·····	(260)

第五辑

走出常规·····	(267)
捧上一壶倒缸酒·····	(272)
从打球到写小说·····	(276)
一点想法·····	(282)
身陷大海·····	(285)

访汪曾祺·····	(288)
莫与舒婷同行·····	(295)
哭莫公·····	(297)
《然后》的震撼·····	(300)
回忆一次出游·····	(303)
读《万历十五年》·····	(308)
读《小石头记》·····	(313)

第 六 辑

假 如·····	(319)
变化客厅·····	(323)
想象书房·····	(326)
谁与同醉·····	(328)
北戴河夜泳·····	(331)
寻找球场·····	(334)
老勿老·····	(337)
关于乌纱帽的传说·····	(340)
女人当自弱·····	(343)
女人是豆腐脑·····	(345)
淡漠股票·····	(347)
图 官·····	(350)
山水间逗留·····	(356)
40岁是篮球的下半场·····	(359)

第
一
辑



善待人生

做《湘江文学》的编辑，曾经是个很受瞩目的职业。80年代初的湖南省，还就这样一家文学刊物。18个人，只有我是刚从大学毕业分配过去的，其他的都是我的老师辈，都有四十多岁、五十多岁了，大多戴了眼镜，都穿中山装。

那时候编辑部在八一路的省文联大院里。院里曾经有过四栋小洋楼。那是在50年代，省委为了把周立波、蒋牧良、康濯、柯蓝四位老作家调回湖南，专门盖的。周立波已经过世，他的洋楼就作了编辑部。楼有两层，七七八八算不清有多少间房子，都是木地板（那时候家里铺木地板的还极稀少），都是纱门纱窗，楼上三个阳台，楼下有小锅炉房，楼上楼下有五个抽水马桶（我至今弄不明白，一家人要这么多抽水马桶作什么呢？）。楼前楼后都有大树，把整栋小楼拦截得满眼荫凉。编辑部的各个部门分得很细，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编务，一个部门一间房。我偶尔也串串门，楼上楼下转一圈，心里常常浩叹：这作家才叫作家！

小说组在二楼。我们人多，占了整个编辑部的三分之一强，所以我们的办公室也大。我们人多，来稿也多，至少占编辑部来稿的三分之二。我们六张办公桌上，高高地堆着的都是稿子。我

们都被这些稿子压得有点喘不过气。小说组都是老编辑，都是认真的人，有责任感的人，处理稿子都不敢马虎。每篇来稿，都要一页一页地看，从头看完。常常碰到作者字迹潦草，有的字无法辨认，便举着稿子左右询问，根据上下文或是字形反复推测，直到确认了，才小心地在旁边把这个字写上去。每篇来稿都会有回信，长的七八页十几页，短的几十字。不拘长短，一律都非常认真，非常诚恳。小说组的几位老师字都写得好，都很漂亮，龙飞凤舞，笔力饱满。他们的亲笔回信，感动了无数后来成名和也许永远不会成名的作者。他们的亲笔回信让很多作者至今珍藏，有的还装裱好，以镜框装上，挂在客厅显眼处。他们的这种精神，也浸染了我，使我懂得，穿衣可以马虎，吃饭可以马虎，胡子可以马虎，但对待作者的稿子不能马虎。每篇稿子都是作者的心血凝结而成，务必善待之！善待之！

真是难以想象 80 年代初有那么多人爱好文学。每天送到收发室的稿件都有一大堆，有时一个人抱不来，就用一只大箩筐去抬。我刚到编辑部，自然是处理来稿的主力。我每天到办公室很早，拖过地板，把办公桌抹洗一遍（是冬天则把煤炉子生好），然后便坐下看稿。我的坐功很好，可以一坐几个小时。工作的新鲜感和责任感使我有滋有味，不知疲倦。但事实上我们不可能一天到头看稿。办公室里常常有作者来串门。作者一来，大家都得停下手头的工作，打招呼，陪着聊天。湖南的作者，很有些能聊的角色，一坐下便口若悬河，人间事天上事，滔滔不绝，搅得一屋子热闹山了。还有电话的干扰也大。整个编辑部就一部电话，正安在我们办公室门口。电话铃一响，坐在靠近门口的组长就听到了，过去一接，便敞起喉咙道：“老潘，电话。”“小黄，电话。”“老张，电话。”组长刘云的嗓子很清亮，亮里藏柔，很好听。很好听的女声注入到整栋楼房，有人答应一声，立即就腾腾腾或是呱哒呱哒上

来接电话了。接电话的都很大声，很简短。谁都知道，在这样的地方打电话，声音是会传进每一个房间的每一张耳朵里的，在那里毫无秘密可言。我们的电话很多，隔不几分钟就要响一次。刘云因此偶发抱怨，要把电话机转移楼下。听到她的抱怨，以后电话铃一响，我就抢先过去接。我放不开喉咙叫人，总是跑去推开办公室的门告诉谁谁谁有电话。整栋楼因此而少了极美妙的女高声，少了很多愉悦。

常常有下面的地市办创作学习班，请我们去看稿，去作辅导。学习班里学员们的创作热情都十分高涨，稿子都带去很多。看到他们一张张诚挚而热望的脸，你就不能不感动，不吃饭，不喝水，抓紧看稿。看完了稿，立即当面谈意见。谈过意见，作者们马上躲出去修改。常常是半夜一点两点了，甚至三点四点了，改完了稿子，在我们门口徘徊再三，终于按捺不住敲了门。于是连夜又看，又改；再看，再改。有的稿子一连修改上十次。《湘江文学》那几年发表的有些好稿子，就是这样修改出来的。每次学习班，我都要看大量的稿子。但我从来没有作过讲话辅导。我知道，以我的资历，以我的水平，以我的经验，我都还没有那个“格”。

编辑之余，我仍然坚持写稿。写好了稿子，立即寄出去，然后怀着急切的心情盼望编辑部的回音。回音终于来了，有采用通知，有修改通知，也有退稿。无论何种结果，我都怀着一点小小的情绪波动坦然接受。

我写的稿子，有时寄给熟人，有时直接寄到编辑部。有一天，我接到了一篇小说稿，作者也是一家杂志社的编辑。作者给我附了一封信，说：“你的小说稿收到了”，说：“我认为稿子是能发表的。我的意见在编辑部是能起决定作用的。”又说：“寄上我的一篇小说，望能采用。”信的意思很明显，他的稿子如果能发表，则能投桃报李。我一时有点发呆。我还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作者。我